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孙健忠

死街



死 街 (《倾斜的湘西》系列小说之四)

作者: 孙健忠

责任编辑: 冯秋子

责任校对: 李超英 彭卓民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0千

印张: 9.75 **插页:** 6

版次: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26-4/I·325(平)

ISBN 7-5063-0327-2/I·326(精)

定价: 4.55元(平) 7.55元(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小传

按说文学不应同我结缘，祖上没有出过读书人，家庭不能给我以任何文学熏陶。外祖母慈祥然而信奉鬼神，每当天黑她便请来一位叫竹园阿公的鬼神使者，专门为我讲鬼的故事。那些千奇百怪的恶鬼与善鬼竟然全钻进我的灵魂，藏匿其内常常无端地骚扰我，我的灵魂和肉体均成为它们的逋逃薮。以后的十来年我先进小学，接着进入简易师范，在那里学会了文字，算得一个读书人了。读书人全不安分。我呢，除了染上读书人的顽症，又加上鬼怪的作祟，日夜胡思乱想似梦非梦神魂颠倒，半辈子功夫，一桩正经事儿未做，无数雪白的干干净净的稿纸全让我乱七八糟地涂污了。说来也够运气，前几年居然被文学界看上，获过三四回什么奖，还被写进一些传略、词典、文学史稿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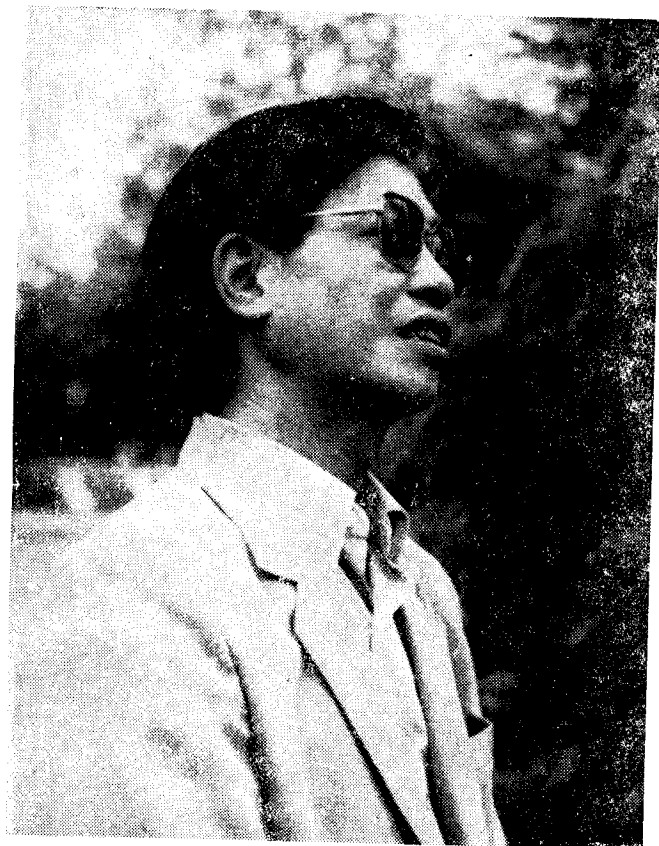
然而，我至今仍很懵懂，这类鬼画桃符挨着了文学的边儿没有呢？可不敢说。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要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孙建忠

原又一会，他索性生下这喂养出子的油
糊上的烂衣，抬起脑袋来，漠然注视着荒凉之
的天空。

“咋崩，咋崩，咋崩……你吃我的肉，
我吃你的肉……三月八十四哪……”

耳边仍响着小气出得透洋气的声音，他亦
不作理会，依然梗起脖子，把眼睛放在天上。

小气马终于注意到，便学着老前辈的样
子，放下同样油糊上的烂衣，昂起了脑袋。

“看到了什么吗？”

小气马问。

“没有。”

老气马回答。

“什么也没有看到吗？”

“没有。”

作者手迹

莫良卡梯,我们共同的祖先,
你能否给我们一种权利,让我们
来审判这个民族!

不,我们应审判人类!

窝坨街人的日常生活——在
停滞不动的太阳下发生的一系列
趣事——遥远的战争带来了繁荣
和给予窝坨街人心理上的影响
——爬行的蚂蚁与爬行的汽车
——最有趣的话题：关于女人，关
于男人和女人——老乞丐残酷的
预言在窝坨街引起的骚动——一
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关于两只金鸭
的传说

第一章

一

窝坨街的日子真长啊！太阳斜斜地停在天角上不动了，落在地上的光亮和影子也不动了。街的一边总那么亮着，街的另一边总那么阴着。原是光溜溜的青石板街面，糊满稀泥，有大堆小堆猪牛排出的粪便。太阳一晒，稀泥巴起了壳，猪牛屎干了碎了，暴露出未曾消化的谷壳和草梗。

顺街流的水沟恰在亮着的一边。它在光亮里极安静地悄然鼓着小气泡，吐出一一种腐尸的涩味。大群大群苍蝇和有翅的小水虫，以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在水沟上盘桓不止。一只老黑狗突然跑到太阳底下，望望天空，莫名其妙地吠几声，又跑回阴处，蜷在原先睡觉的柴堆上。这时，有两只小老鼠在它脚边溜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老黑狗不予理睬，半睁着眼睛，看看不远处草堆上的一只栗猫。猫在酣睡，从鼻腔播出的呼噜声，勾勒了一个美梦。

如果要做一番职责问题的讨论，这是不能归咎于狗的，而猫的责任又应当在夜间。

窝坨街和平恬静，单调刻板，似乎从未发生过饶有兴味的故事，大约永远也不会有这类故事发生。不过，据说它早年确曾有过很兴旺的日子。那时它叫“场坪”，意即赶场的坪，这里人把“赶集”叫做“赶场”，因而就是赶集的地方。说不清什么原因，后来这儿没有人赶场了，只是那栋古老、歪斜、破烂的场屋，依然保留到现在，成为乞丐们的栖身之所。

时下一个老乞丐和一个小乞丐坐在场屋前晒太阳，光裸着污黑的上身，聚精会神在破烂衣衫上抓虱子。小乞丐眼尖手快，剥开衣缝褶子，不一会儿就能抓住一个，而且是很肥壮的虱婆，于是两个指尖紧紧捏着，很熟练地丢进嘴，咔嘧一声，嚼香豆子似地咬碎了。

“一百七十八哪，一百七十九哪……”

小乞丐颇为得意，报着数。

老乞丐的本领可就差多了。他老眼昏花，手指迟钝，况且嘴里的牙齿已大部脱落，剩下的几颗又溶蚀得厉害；虱子丢进嘴里，总是很难咬住，即使咬住，又发不出嚼香豆子般的脆响。他难免不有点儿悲哀，暗自在心里感叹：唉，人老喽，人老喽，人从眼睛老，人从牙齿老……

感叹一会儿，他索性丢下这件喂养虱子的油糊糊的烂衣，抬起脑壳来，漠然注视着亮晃晃的天空。

“咔嘧，咔嘧，咔嘧……你吃我的血，我吃你的肉……三百八十四哪……”

耳边仍响着小乞丐得意洋洋的声音，他亦不作理会，依然梗起脖子，把眼睛放在天上。

小乞丐终于注意到了，便学着老前辈的样子，放下同样油糊糊的烂衣，昂起了脑壳。

“看到了什么吗？”

小乞丐问。

“没有。”

老乞丐回答。

“什么也没有看到吗？”

“没有。”

老乞丐和小乞丐都重重地叹一声气。

“你呢，看到了什么吗？”

过一阵子，老乞丐反问。

“没有。”

小乞丐回答，还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有看到吗？”

“没有。”

在他们心中，不由得笼起雾一般淡淡的愁怅。唉，既然没有看到什么，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重操旧业，拿起自己的同样油糊糊的烂衣，心思完全放到肥壮的虱婆身上去了。

二

场屋斜对面，阴的那边，矗立一栋火砖大屋。这是窝坨街仅有的一栋火砖大屋，那么威风凛凛，高岩脚，高墙，高窗，俨然一座防盗匪、隔风火的城堡，直压得整条窝坨街透不过气来。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夜，一天二十四个钟点，这屋的黑漆大门总见关着，常常使外间人觉得，一准有什么神秘事情正在

火砖大屋里发生。

偶尔门开了，过路人便伸长脖子，鸭似地往里看，然而什么也不会看到。

屋里也有人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体质极其虚弱的少爷、小少爷，富态而慈祥的老爷、大老爷。这时候，满街人可以一瞻他们的丰采，“咦咦！咄咄！啊啊！”发出各各不同的赞叹。

他们并不认识这般好奇心很重的邻舍和街坊，只顾走路，走向与窝坨街相毗连的繁荣的小镇。

那边才是他们的世界。

三

从场屋一边数过去，第五栋瓦屋檐下，发出一阵阵猪的垂死的尖叫声。它的末日到了，屠夫和几个助手正在为它执行死刑。这猪牛一般地大，源于生命的本能，它在做最后的挣扎。但是它没有希望了，刽子手们七手八脚将它按倒在屠凳上，一把雪亮而锋快的屠刀伸过来，在它眼前很惊心地一晃，它的脖子就被抹开了，嗷嗷的嚎声旋即消逝。这时，只有红鲜鲜的血液崩塌下来，咕嘟咕嘟地落满一端桶。临了又从气管里鼓出一大堆气泡子。

它的灵魂升天！

这猪的主人，一位称吉口大叔的，自始至终守在旁边，给屠夫搭下手。他有一副很魁梧的身躯，粗手大脚，浓眉大眼，阔嘴上常挂着憨直的笑。一看便是个老实忠厚而且极其能干的角色。他帮屠夫将死猪丢进糟盆，站在那儿，望着屠夫在一只猪蹄上割开小口子，长长的通条插入，往猪的躯体内乱搅一阵，

然后退出通条，嘴对猪蹄上的破口，噗噗地往里吹气。那屠夫已憋得满脸通红，喉咙上青筋突起，连幼时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你歇歇，我来。”

吉口替下屠夫，渐渐将死猪吹得膨大，变成一个庞然的圆球的球。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死猪在满盆沸水中变得耷软，在几把刮毛刀下由黑猪变成白猪，倒挂在木梯上开膛破肚，摘下一些红的白的东西来。

最后，吉口的女人和孩子们出来了，眼巴巴望着屠夫及他的助手，如何将剖成两半的猪，连同肚子里的那些宝贝，一股脑儿扛了去。小镇上搁着一张生意极好的肉案。

四

吉口家屋檐下的喧嚷，不曾给隔壁的十八家造成干扰。十八家本是一幢很普通的木板瓦屋，可是他在屋前围起一圈土墙，土墙上开个门楼。门楼日夜紧闭，无事不开，与窝坨街人几乎从无来往。不过，窝坨街人却知道这土墙里的一个秘密：许多年前，十八养下一个女儿，从出生那天起，这女儿就没有出过门楼。推算起来，该是一个大姑娘了，已经到既可以做妻亦可以做娘的年岁了。

这不免引起窝坨街人的种种猜测：好好一朵鲜花，为什么收在屋里不让人看？是要留着自己受用，还是蓄意让她自开自谢？要不就不是一朵鲜花，而是一个脑壳长角、屁股长尾巴、见不得人的怪物。

猜测归猜测，实际的情形谁知道呢！

当吉口一门心思将死猪吹成大圆球时，十八的门楼吧啦一声响，拉开半扇。十八从天井里探出半截身子，既不望东也不望西，只呆呆望着天上。然而很糟糕，他同场屋里的乞丐一样，什么都没有望见。他轻轻叹口气，缩回身子，关拢门楼。随着门杠吧啦一声响过，这个小世界复归于沉寂。

五

十八家的隔壁是木子家。木子开了一爿杂货铺。他这时正趴在临街的柜台上，眼瞪瞪望着天空发愣。他望见了一些什么吗？也许望见了，也许没有望见，究竟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木子的个头矮墩墩的，满脸堆笑，那模样既憨厚又狡黠。凡有客来，他均当衣食父母，老的称大叔大婶，少的称大哥大姐。他称秤总称得很旺，称过后还加点儿搭头，一时手头紧的又可以除帐。

为方便客人，他还在门前水沟上砌一排桥岩，拿杉木刺搭一个凉棚，凉棚下放一桶刚从细嘎冲挑来的凉悠悠的泉水，泉水上浮一个葫芦瓢。走热了的客人，可随意坐下来歇凉，舀凉水解渴。

加之木子既会说街上人说的客话，也会说乡里人说的乡话，善于察言观色，同各色人等交往，这爿杂货铺看来会有兴旺发达的机会了。

六

木子家过去是一位多病寡妇和她儿子开的豆腐坊。豆腐坊过去是一大片菜园。这菜园治理得很好，满园苍翠碧绿，一派

生机。

菜园的主人刀二戴个竹斗笠，握把挖锄，在辣椒地里锄草。他一面锄草，一面望天，锄锄又望望，望望又锄锄，尽管什么也不可能望见，然而，粗而短的倒挂眉里，仍贮满了一种希冀。

此刻，有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发生，从菜园的最高处，从刀二的头顶上，爆发了他女人声嘶力竭的疯癫一般的咒骂声。窝坨街的宁静被打破了，撕碎了。

照惯例，这女人每天都来巡察她的菜园，若发现瓜棚豆架上少点什么，茄子辣椒里少点什么，好家伙，整个窝坨街都得张起耳朵，听她一开声就是几天几夜的咒骂了。

不知她从何处学来这么多新鲜、恶毒的咒语，而且精力和嗓音又特殊地好。她嘴里直冒白泡，一时哭着骂，骂着哭；一时笑着骂，骂着笑。为了给自己助威，也为了使诅咒更加慑人，她面前搁一块厚实的大砧板，手里握一把菜刀，在刀砍砧板的嗒嗒节奏中，她的天才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看来咒骂也是一门艺术。

可以想见，那位偷吃了黄瓜或豆荚的蠢贼，逃不脱要倒大霉了。定如她所诅咒的那样，不是口生蛾子，就是痢痢厕血“打鏢枪”，甚如她砧板上的家伙，将被菜刀砍得粉碎。

七

菜园那边有一片竹园。竹园前是爆竹客胜全的家。胜全是个爱热闹的人，所以选择了一个热闹的职业。每到逢年过节，或当谁家操办红白喜事，他的生意就兴隆了。

他能将土硝、硫磺、木炭放碾槽里碾碎，按比例搀和，做

成所需要的火药。能用摇棒将黄草纸搓成一条条长长的小圆筒，再捆扎起来，拿铡刀切成一盘盘圆圆的“饼”。注满火药，插上引信，这小小的纸筒儿就变成一颗颗丁当响的爆竹了。

不过插引信是桩很费时的事，光靠胜全一家，无论如何忙不过来。他便以极少的劳资，雇请窝坨街许多半大的孩子来帮工。

“来来来，插一只‘饼’，给一个铜元。”

因有一个铜元的引诱，无所事事的孩子们都来了。这时，爆竹铺门前的太阳底下，搁着几张方桌，桌上摆起圆圆的“饼”，桌边晃动圆圆的头。

八

胜全家背后的竹园里，便是那座小小的尼姑庵了。庵里洁净、空旷，佛堂上立着一尊木塑的莲花观音，香案上燃一种奇特、浓郁的檀木。几位老女人正跪在蒲团上拜佛。她们均是窝坨街较为殷实的户主，闲得无聊，白日邀着来拜佛，夜间又凑在一处玩玩骨牌、纸牌，借以打发日月，冲淡或消除生活的烦恼。

庵里有很年轻的尼姑两个，大的叫静清，小的叫普香。静清活泼，有点辣味，普香温柔、文静。静清的品性与她的名字恰恰相反。师傅给她起名的时候，或许暗暗寄托了一种期望吧。

静清和普香从朝到暮都在念经，各人手里拿一串黑色念珠，双眼微闭，口中喃喃。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除了这么无休止地重复，别的什么都不去想，其诚心可

鉴。但每念完一句，手上的念珠就轮动一颗，到整串一百零八颗珠子轮完时，便在香案上放一粒玉米子儿。

佛门规矩，念一百零八句为一圈，念五千零四十八圈为一丈，念十五万丈为一船。一天下来，静清和普香都极认真地清点自己的玉米子儿，记作自己已念了多少。不过，这辈子究竟能够念到多少，她们自己可说不清。

九

太阳仍然歇在天角上不动，使人觉得始终是早晨的样子。时间停止了。只是窝坨街人的肠胃一如往常，仍在不停地蠕动。往常他们每天吃两餐饭，一餐早饭，一餐晚饭。而今天他们已经吃过十多餐饭了。哪餐算早饭？哪餐算晚饭？分不清楚。大约都该算早饭吧！

到吃饭时候，他们都从自己的木瓦屋里出来，手上端着老大的海碗、土钵碗，或蹲或坐，或在街上溜动，边吃饭边打招呼，聊天说笑话。他们趁这工夫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互通声气，并交换对某人某事的一些看法。

窝坨街顿时热闹起来了。

且听听。

“嗨，今天的日子真长。”

端大海碗、吃粘玉饭和油炸鱼的古月，横站在街当间说话。

“日子真长。”

端土钵碗、吃酸萝卜丝、酸豆荚和包谷饭的六二，站在古月对面表示。

“是说今天的日子真长吗？”